

世界上最感动的父爱 世界上最优美的名篇

父爱如山



YZLI0890146078

FU AI RU SHAN

陈红晓 编

中国三峡出版社

世界上最感动的父爱 世界上最优美的名篇



父爱如山

FU AI RU SHAN

陈红晓 编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爱如山 / 陈红晓编.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80223-767-4

I. ①父…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3897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

电话:(010)66112758 66116828

<http://www.zgsxcbs.cn>

E-mail:sanxiaz@sina.com

北京市德龙公防防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3.25

字数:250 千

ISBN 978-7-80223-767-4 定价:30.00 元

序

陈红晓

上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每逢下雨,总是被父亲背着上学。那时候社会穷,家里也穷。一下雨满街满巷都是汤汤泥水,还有肮脏的猪屎、羊屎等。我们都很少有雨鞋,一下雨就赤脚,有时候一不小心还会踩着玻璃碴儿什么的。

我披着塑料布趴在父亲宽阔温暖的背上感到极其的舒适。街巷两旁的人就说:“背着上学呢,怪美呢!到你老了不知他背不背你呢?”父亲笑了说:“到时候,他会背你呢!一身都是骨头,趴在他身上,他还嫌硌得慌呢!”于是都笑。父亲不知到他老了之后,我会不会背他,但每逢下雨他还是照样背着我。

母爱如水,父爱如山。只有水而无山或只有山而无水,都不成格局。母爱是温柔的,因此显而鲜明,使我们感受深切。而父爱常常是深沉的,有时甚至让我们感受不到。所以一般小孩子就会说:“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是我的妈妈。”其实父亲和妈妈一样爱我们。

本书编选的皆为父爱方面的名篇,如中国作家朱自清的《儿女》、《背影》,丰子恺的《吃蟹的记忆》、《儿女》等;外国作家仅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名篇就有多篇,像日本大江健三郎的《父与子》、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的《父亲的手提箱》、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夫的《我的一生亏欠》等。

本书根据父爱的特点分为四篇,即《亲情篇》、《深沉篇》、《教诲篇》、《伟大篇》。



父爱如山

FU AI RU SHAN

世界上最美最令人感动的父爱文革

在编选过程当中,尽量保持原作的风貌不变。如中国作家的那些名篇除了个别错字外,都几乎是一字未动;外国作家的那些名篇也尽量忠实于原作。

但由于编选者的水平有限,本书难免会出现不少缺点,希望方家和读者多多给予批评与指正,也更希望本书能对天下的父亲和孩子们有所启示。

目 录

亲情篇

儿女	朱自清 1
父亲	周而复 7
最后的尊严	【日】山崎章郎 10
父亲	【美】罗斯腾 14
戴高乐和他的弱智女儿	佚名 18
父与子	【日】大江健三郎 20
爸爸	陈红晓 24
女儿的午餐袋	【美】罗伯特·福尔格汉姆 27
吃蟹的记忆	丰子恺 30
父爱	勃·洛芬宁根 32
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安吉·K·K·沃德 34
父亲	鲁彦 37
做父亲	丰子恺 38
北郭闲思	【唐】曹邴 41
圣诞早晨	【美】赛珍珠 41

深沉篇

第二百次拥抱	【美】布鲁姆尔德 45
父亲的新年	傅东华 47



儿子,我也爱你	【美】史蒂沃特 48
感谢上帝让我们有机会说出爱	特蕾西·安德森 50
背影	朱自清 52
爱你自己	苏珊·林果·史班斯 54
爱在无语中	佚名 56
卡夫卡致父亲的一封信	【奥】弗兰茨·卡夫卡 59
爸爸的花儿落了	林海音 61
父亲的盲眼看着我	鲍勃·理查德 66
父亲的儿子	【美】比尔·海威 69
我爱你	金·贝得利 70
我和女儿莫莉	佚名 73
木头房子	【美】苏珊娜·查辛 75
雨鞋和秋衣	陈红晓 78
我是父亲的儿子	埃文·多伯 80
儿女	丰子恺 84
代北州老翁答	【唐】张谓 87
朝耕	【明】袁中道 88
祭父赋	佚名 89

教诲篇

恋爱与交友	傅雷 90
父亲的言传身教	【印度】苏波罗多·巴什 93
落花生	许地山 95
十八里的惩罚	【西班牙】杰森·班卡罗 96
洛克菲勒给子女的一生忠告(节选)	
..... 【美】葛瑞德·布兰纳克 安吉拉·克莱贝尔 98	
约翰逊·曼德拉给女儿的信(节选) ... 【南非】约翰逊·曼德拉 102	
“临死”给女儿的赠言	阿瑟·阿什 103

父亲这样教育我	费曼 105
天知地知	【美】詹姆斯·兰费帝斯 107
儿子的鱼	【加拿大】P·帕金斯 109
最严厉的惩罚	佚名 111
雪中的藏红花	【美】琼·安德森 112
敲门,敲门,敲门	【美】卡仁·奥菲特丽 114
父亲所给予我的最大快乐	【美】卡尔·克里斯托夫 117
我的父亲	【美】贝蒂·杨丝 120
父亲和儿子	【冰岛】贡·贡纳尔逊 125
和工作斗争的人	【英】安迪·彼得曼 130
孩子,我爱你	【美】维多·米勒 131
皮肯岛上的鸭脚	乔治·韦泽 133
天堂与地狱比邻	【美】洛克菲勒 135
送杨氏女	【唐】韦应物 139

伟大篇

我们的父亲	【美】欧玛·庞姆贝克 141
地震中的父与子	【美】马克·汉林 142
我的儿子	【苏】尼·叶甫多基莫夫 144
保住这个秘密	佚名 150
撒切尔夫人与她的父亲	佚名 158
我的一生亏欠	【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夫 160
父爱馨香的布朗尼蛋糕	佚名 164
父亲的手提箱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167
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	【美】里斯·纳尔松 179
鲜花中的爱	【美】佳迪·库尔特 182
喜爱奔跑	佚名 184
平遥(节选)	白玉 187



父爱如山

FU AI RU SHAN

世界上最美最令人感动的父爱文萃

金色的小提琴	【英】思维 188
父亲使我学会飞翔	佚名 191
十六年前的回忆	李星华 193
父亲的满足	佚名 196
泰戈尔的父爱诗	【印度】泰戈尔 198
附	
父亲节的诞生	200
有关父爱的名言	202

亲情篇

儿 女

朱自清

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摸着旧创痕一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武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了那种伟大的、沉挚的态度，我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



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对待我们来着！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地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

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么？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了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

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哪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鞢,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的,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磨折,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

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脸,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她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儿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她说她像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润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



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他的。他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他有一只搪瓷碗，是一毛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需翻译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便咧着嘴痴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做“呆瓜”。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得啰啰嗦嗦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地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么？”“爸爸知道么？”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所以她总是问我。她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不知谁告诉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来便问，兵是人么？为什么打人？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她和润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这个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这个床到那个床，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三个孩子；阿九和转儿是去年北来时，让母亲暂带回扬州去了。

阿九是欢喜书的孩子。他爱看《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欢喜《红楼梦》，说是没有味儿。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十岁的孩子，那里能领略呢？去年我们事实上只能带两个孩子来；因为他大些，而转儿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俩丢下。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我领着阿九从二洋泾桥的旅馆出来，送他到母亲和转儿住着的亲

戚家去。妻嘱咐说：“买点吃的给他们吧。”我们走过四马路，到一家茶食铺里。阿九说要熏鱼，我给买了；又买了饼干，是给转儿的。便乘电车到海宁路。下车时，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很觉惻然。到亲戚家，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来；转儿望望我，没说什么，阿九是和祖母说什么去了。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硬着头皮走了。后来妻告诉我，阿九背地里向她说：“我知道爸爸欢喜小妹，不带我上北京去。”其实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呢？妻是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什么法子呢！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转儿与我较生疏些。但去年离开白马湖时，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扬州话（那时她还没有到过扬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晓得什么北京，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但当时听着，现在想着的我，却真是抱歉呢。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了；小小的心儿，知道的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说儿女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蔼然仁者之言”。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小学毕业了，到什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我对他们只有惭愧！可是近来也渐渐觉得自己的责任。我想，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因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们，便将他们荒废了。他并不是溺爱，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他们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便危险了。我得计划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们像我自己呢？这一层，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丐尊，他毫不踌躇地说：“自然罗。”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他却答得妙，“总不希望比自己坏罗。”是的，只要不



“比自己坏”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法。

予同说，“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才算尽了责任。”SK说，“不然，要看我们的经济，他们的材质与志愿；若是中学毕了业，不能或不愿升学，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坏与成败，也不尽靠学校教育；说是非大学毕业不可，也许只是我们的偏见。在这件事上，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好在孩子们还小，将来的事且能将来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辉也罢，倒霉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1928年6月24晚写毕，北京清华园



没有不爱孩子的父亲。朱自清先生字里行间都充溢着慈父的亲情与爱：“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父 亲

周而复

提着一只提箱,手里拿着几本破书,带着一颗二十二岁流浪者的心,慢慢地走进北站,我又踏上了归途。

几年来在外边度着浮萍似的生活。连我自己也不晓得我的方向,忽而飘到东,忽儿飘到西。随着一阵阵没有方向的风。有时给一阵令人不能有个预防的狂风,无情地把我沉到水的底层。使我望不见天,望不见我的周边。闷在水的底层,窒息得不能呼吸;有时给一阵叫人寒心的暴风,把我吹到一个被人忘记了的地方。几乎使我不能够看到难以忘怀的朋友。在我陷在绝望的深渊的时候,给我以安慰的是我那年老的父亲。

每次我从外边回来的时候,几乎全都是在晚上。也许是因为我爱在黑暗里过生活的缘故吧。一个人孤独地走进古老的城市。正如我一个人孤独地离别这古老的城市一样。夜已深了,死寂锁着这古老的城市。静悄悄地。古老城市的人们全都睡觉啦。

踏着昔日的旧径,一步给我一个新奇:古老的城市全都变了样子。在深夜里,我这熟稔而又陌生的客人归来,连守夜的警察,都向我投以惊诧的眼光。像从想在我身上寻找出异样来。我,还不是像以前的我一样吗?默默地我低头向家里的路上走去,轻轻地,迈着夜一样静的步子。

走着、走着,在淡黄色的路灯下面转过来。拐进一条幽暗而静穆的巷子。破旧的皮鞋在铺着石板的路上加速地往前走着。很快就看见立在右边的青墙门。那青灰色已块块脱落了了的门墙,是我的家啊。

本想走上去就没命地一个劲儿敲门。然而走到家门前的时候,愣



住了，敲门的勇气，不知怎么的悄悄地溜走了。跳下台阶，凝视着那条修长的、夜一样深的巷子。在黑暗里，泻下来一点儿的灯光，我数着儿时的足迹，唤起一件件往事，在那青灰色的墙门里，有着我更多的记忆，有着比蜜还甜的更多的记忆。

悬念着他们该早已睡觉了吧。我这一敲门，不会把他们惊醒吧？在黑夜他们睡得很熟，给我这夜游者闹醒了，有点儿不应该啊。但是我的归来，不也可以给他们以惊喜吗？莫名其妙地，我的手，在门上噔噔地敲了数下。等了好一会，渐渐地我听见仿佛有人在里面问了。

“是哪个？”

“我。”

“二弟，你回来了啊！”

我在门外边用鼻子“唔”了一声。在静悄悄中，慢慢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哥霍地把门开了，问我：“怎么这才回来？”

我点点头，径向里面去了。母亲披着衣服，也从里面迎了出来，听见是我的脚步声，高声地问我：“二，是你啊，我说是你回来了，他们还不相信呢。”随着母亲的谈话，我三步当作两步地向里走去。家里的人睡眠，都为我惊扰了。自不必说，他们都起来了。即使早早上床睡觉的父亲。听见我的声音，晓得的确是我回来了。也在床上预备着起来。我连忙走到床前面，想请他老人家不要起来，可他却固执地要起来，于是我说：“爸爸，天一会儿就亮啦，明天再起来吧，有什么话我坐在您床边来谈不好吗？”

父亲却不理会，他把帐子挂了起来，笑嘻嘻地望着我饱受风雨的憔悴的脸，坐在被窝里穿袜子和衣服。我即刻坐过去，叫他不必要起来，起来会着凉的。他不但仍旧固执地要起来，而且把衣服穿得特别快——眨眼的工夫，他很敏捷地就跳下床来，然后才回答我一句话：“没事。”

走过去，我帮忙给他代扣着衣服的纽扣，他的手按抚着我的头，我低着的头抬起来，他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似的望着我，吃惊地问我：